

满湖荷香动水城

聊城 许书敏

江北水城，顾名思义，以水为特色。水中花以荷花为最，荷花又以多为胜。驻足湖畔，迎风而立，望不尽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，赏不完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

江北水城不少水域都植有荷花。如荷香亭、镜明湖、龙升园、百竹园、月亮湾、湿地岛、葫芦岛、南湖湿地公园等，各处的荷花近似，却因周围环境不同，风格迥异，各有千秋。

南湖公园有名优荷花数百种，品种最多。“春赏百花夏观荷，秋品鲜果冬踏雪”是南湖湿地公园的独特魅力。尤其是盛夏时节，亭台观鱼跃，莲湖闻荷香，荷泉戏水，浓荫垂钓，真是惬意。游走于曲径回廊，穿梭于荷叶丛中，千姿百态的荷花触手可及，清香沁人心脾，令人流连忘返。白云锦、案头春、贵妃倚

槛、飞燕春眠……单是荷花的名字就已诗意醉人。

摩天轮北侧的湖面上，大片大片的荷花，层层叠叠，从此岸延伸到彼岸，至为壮观。广阔的绿野上，摇曳着初绽的、半开的、盛放的荷花，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紫的，多姿多彩。蓝天、白云、绿水、彩荷……环以蒹葭萋萋，蒲苇青青，涟漪潋滟，碧玉叶如海，锦绣花似星，那意境，很难用语言形容。

小片的荷塘雅致清秀，如小家碧玉般惹人怜爱。就如东昌湖西北角的荷香亭，岛上亭台古色古香，回廊曲折幽深，小桥如虹，流水潺潺。亭下碧荷数茎，水边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，蜻蜓舞花上，鱼戏莲叶间。西南角楼旁侧的小西湖，更是幽深雅静，莲香扑鼻。

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菡萏；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的芙蕖，柔婉婀娜，让人怜爱不已。极盛的夏荷点燃了水城人的热情。即使是花败后，还有莲蓬竖立水中，可食可赏。盛夏果实擎水中，古城小巷卖莲蓬。水面上的茎叶枯萎后，又有爽脆可口的莲藕走上餐桌。水城之莲，让人眼中可赏，笔下可画，口中可食，谁人不爱？

除生在水中的莲花，植在人家庭院水缸里的睡莲，生在堂上小盆景里的碗莲，则是水城人的另一番情致。

这正是——

盛夏炽情舞熏风，活色生香画图中。

万般美好道不尽，满湖荷馨动水城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
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:2921234。

故乡的蝉鸣

在平 马奎秋

我的故乡是鲁西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，它位于徒骇河畔，民风淳厚，历史悠久。为了生计，我虽然长年漂泊在外，却怀念并深爱着故乡。因为，在每一个四季的轮回里，故乡都闪烁着风采，镌刻着我甜美的回忆，并陶醉着我的情怀。

在夏日，尤令我难以忘怀的，是故乡的蝉鸣。夏季是金蝉的世界，苍翠的树木是蝉的舞台，蝉鸣则是夏天的音符，是夏天最美的歌喉。

黄昏时分，薄暮开始降临了。田间劳作的人们哼唱着悠然的小曲，披着夕阳的余晖，走在回家的小路上，此刻，故乡的金蝉开始了它新生命的起点。蝉在泥土中孕育了几年，终于在初夏的这一刻破土而出，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金蝉是性格有些内向且略含羞涩的小精灵，需要等到黄昏或夜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，它才肯拱破泥土的重压，披着那身黄褐色的铠甲，慢悠悠地来到这个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大自然之中。无论是在池塘边，还是在河畔和沟坎，只要有树木的地方都能寻找到它攀爬的身影。

金蝉的两只眼睛又黑又圆，看起来好像是用墨汁在它头部点的两个小圆点。它在树身上攀爬到

一定高度，便会驻足不前，纹丝不动。其实，它在蓄积力量进行蜕变。两三个小时后，一个乳白色的带着又软又嫩薄翅膀的蝉，便会仰着头以空翻的优美姿态挣脱那身黄褐色的铠甲，完成蜕变。第二天，它便具备了引吭高歌、振翅飞翔的本领。

金蝉是故乡的美食，将它用盐腌渍一段时间后即可烹食，或煎或炸，锅中散发出来的幽香常会弥漫在大街小巷，诱惑着人们的味蕾。

乡下夏天的夜晚，燥热难耐。吃过晚饭的人们大都会走出家门，他们一边乘凉一边捉金蝉。你看吧，无论是在沟坎、河畔、村头，还是在田间的小路上，只要有树的地方，就会看到有晃动的光影，就会听到有乡亲们捉蝉的嬉笑声。他们一手拎着照明的电器，一手拿着捉蝉的工具或放蝉的容器。那悠然的情，那惬意的趣，犹如一幅在夏夜的画卷，又像是一首最甜美的诗！

夏天来了，我却没有闲暇的时间去捉蝉。然而，每当我听到金蝉鸣起，就好像听到了那夏天的歌声，又好似嗅到了金蝉幽香的美味。时至今日，我总会回味起老家的乡亲们在夜色中捉蝉的情、捉蝉的趣……

小说连载

《布衣诗人谢榛》

聊城 武俊岭

⑪

回到家门口，谢榛正好遇见从田野里归来的父亲、弟弟，便大声说，爹爹，我找到差事了，后天到刘守备府上教书。

父亲听了，睁大眼睛，对着谢榛看了半天，突然蹲在地上，呜呜哭泣起来。

谢榛的弟弟谢松见状大惊，一边拉着父亲一边说，爹爹你怎么了？

母亲、妻子听见，从屋里走出来。

谢榛对谢松说，父亲没事，这是高兴的。

父亲听了，止住哭声，站起来，对谢松说，从你娘那里拿点铜钱，要只烧鸡，要一斤肉，我要与你们哥俩喝两杯。

母亲微笑着，把铜钱递到二儿子手中。谢松大步离去。

一只烧鸡，一盘肉、一盘豆腐、一盘鸡蛋，整齐地摆在一张小桌上。家里藏有一坛衡水白干，有五六年了，找了出来。

父亲的脸红红的，流过泪的眼睛虽然有点红涩，但相当明亮。谢松把酒坛子封口打开，一股酒香立即散发出来，弥漫全屋。谢松先把酒倒给父亲，其次哥哥，最后自己。

父亲端起酒来，兄弟二人也端起来。父亲说，我今天高兴，我们谢家的祖坟终于冒了青烟。来，咱爷仨喝一口。说完，极其畅快地喝下一口。

父亲操起筷子，夹了一片肉，放在嘴里嚼着。谢松则操起鸡胸脯上的一块白肉，豪放地放到嘴里。谢榛则夹了一块豆腐。谢榛此时在想，他比父亲、

弟弟吃进肚去的鸡鸭鱼肉要多，而干的活计，则少得多。他双手举起酒碗，对父亲说，父亲，您一年到头在地里劳累，儿子谢谢您，敬您一杯酒。

父亲痛快地喝下一杯，用手背轻轻地擦拭嘴唇。

弟弟，我也敬你一杯。

弟弟也痛快地喝下。

弟弟喝了酒，黑红的脸膛变得红紫，话开始多起来，他说哥哥你专心教书，家里的事你不用管，有我呢。说完，用力地拍拍胸脯。

谢榛笑一笑，亲昵地拍拍弟弟的肩膀。

谢榛喝下去三碗后，已是有点醉意。他跑到厨房里，与母亲、妻子闲话。母亲说，这下好了，你能挣钱了。一两年后，咱把这四间老屋翻盖一下，好给你弟弟娶个媳妇。

谢榛说，我也想到这一点了。弟弟退学，就是为了让继续读下去。这份情，我心里有数。

难得你兄弟二人这样好，我很高兴。

谢榛回到堂屋。父亲、弟弟两个，已把酒喝完，正商量着明天要干地里的什么活。

谢榛坐下，把自己碗里的酒一口喝下。三个人吃下母亲端来的干粮后，各自回屋歇息。

谢榛的心情一时平静不下来。后天去刘府，带什么呢？几本书必须要带：《李翰林集》《杜工部集》……对了，还有笔墨纸砚，也是要带的。

妻子主动地走向谢榛，柔声细气，说，你故意少喝了些酒，我看出来了。

谢榛笑一笑，说，我喝那么多干什么，我心里装着好多事，提不起酒兴来。

好，你真是个好男人！妻子夸奖。

谢榛说，得到娘子夸赞，我好高兴。

(未完待续)